

土家族研究丛书

苏晓云 张洪伦 郭大孝 彭振坤(常务) 主编



曹毅 著

土家族 民间文化散论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土家族 民间文化散论

■ 曹 毅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六月

策 划：杨光宗

责任编辑：黄修义

封面设计：赵国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家族民间文化散论/曹 毅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6

ISBN 7-81056-656-3

(土家族研究丛书)

I.土… II.曹… III.①土家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②土家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IV. K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0565号

土家族民间文化散论(曹 毅)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路27号 邮编：100081

国际互联网地址：<http://cunlp.com.cn>

电子邮件(E-mail)：nckpm@public.bta.net.cn

电话：(010)68472815 / 68932751 传真：(010)68932447

印刷者：武汉市楚风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190千字

版 次：2002年6月第一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1056-656-3/K·70

印 数：0001-2000册

定 价：20.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张正明

中国的少数民族，迄今已确认的有五十五个，大半在边疆。其中，人口达百万以上，而都不在边疆的，只有一个民族。然而，正是这个深居祖国腹地的民族，为了保卫祖国的海疆，不辞往返万里，甘作殊死之战，成为抗倭的劲旅，屡破顽敌，叠建奇勋。

沿流讨源，早在殷末周初，这个民族的祖先就曾协助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在牧野之战中，他们士气高昂，兵锋凌厉，向敌军进攻时载歌载舞，使敌军前列的徒兵因气馁心惊而倒戈反走，为周人击灭殷朝的决战立下了头功。

后来，在汉王刘邦的部队里，这个民族的祖先屡膺前驱重任，摧锋陷阵，加快了汉朝统一中国的步伐。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说，刘邦观看了他们的歌舞，赞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

仅仅凭着上面陈述的几项业绩，就应当把这个民族的名称用擘窠大字写在中华各民族的“凌烟阁”上。

这个民族今称土家，其近源是有多种因地而异的名号的“蛮”、“夷”，其远源是巴人。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有五百七十余万人，分布在武陵山脉及其邻近地带，大半在鄂西南和湘西北，小半在川东南（今属重庆市）和黔东南。

假如认为土家族历来重武轻文，除了能征善战之外别无所长，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据宋玉《对楚王问》所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下里》大概是楚歌，《巴人》无疑是巴歌。源于峻岭幽谷的巴歌，居然传进位于平原广泽的楚都，成为流行歌曲，由此不难想见其工妙为何如。唐代兴起的《竹枝词》，实为巴人俗文化与汉人雅文化交融的结晶。岂但风靡一时，而且流传久远。直到近代，武陵山上的文人和上海滩上的文人都还喜欢写《竹枝词》。这样的文学体裁返祖现象实属罕见，其中的奥妙就在《竹枝词》出入于雅俗之间。

公允地说来，土家族的文治和武功都灿然可观。

然而，历史可能造成令人迷惘的误会，时到近代，土家族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不为外界所知了。官方也罢，学界也罢，都把土家这个民族淡忘了。这个民族与自己祖先的联系，几乎化为杳渺难寻的天外逸响了。

但是，历史也会带来令人庆幸的机缘，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唤醒了土家人的民族自我意识。

最早认定土家人的语言属于藏缅语族的，是罗常培先生。最早指出土家人乃巴人遗裔的，是潘光旦先生。罗先生在近代中国的语言学界，潘先生在近代中国的人类学界，都是实至名归的宗师。

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时，潘先生是系主任。他那渊博而融通的学识和缜密而机敏的思维，使我不胜钦服之至。1953年冬，我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供职时，听潘先生讲过从巴人到土家的源流关系，有茅塞顿开之感。

1954年春，中央派出中南民族工作视察组，我有幸忝列其间。到了湘西，这个视察组分成两个小组：第一小组调查研究苗族的

农业生产问题，第二小组调查研究土家的民族成份问题。我算是特别走运的，先在第一小组中，后到第二小组去。为行期所限，第二小组只到了永顺县的老司城。我们所调查的，主要是语言和风俗。当初我在大学里跨校选课，到燕京大学去进修过语音学。虽说懂得国际音标总比不懂国际音标强些，无奈只做过课堂作业，没做过田野作业，毕竟术业不精。在老司城，我初次用国际音标为一种全然陌生的语言记音，其艰难之状虽以“三脚猫”喻之亦不为过。请几个人反反复复地说，我一个人仔仔细细地听，折腾了几天，自我估计准确程度能有八九不离十就算是好的了。至于像宾语在及物动词前面这样属于藏缅语族的特点，则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我所做的，无非跟王静如先生学步而已。那时，在老司城一带，土家人十之八九还会讲土家话。同时，他们十之八九也会讲汉语，这在我们做民族工作的人看来是不足为怪的。

某日，做完调查之后，一位土家老农带我去观赏一处号为“美女梳头”的山景。到了那里，发现果然别有一般情致在眼前。从“美女梳头”下来，走近老司城时，见到一位老年土家妇女的衣装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当即为她拍了照。1997年，湖北民族学院《土家学刊》创刊号登载了这幅旧照。听说，要找到更早的土家女装照片，已难如登山采珠了。岁月迁流，人生浮沉，萍踪飘泊，能把这幅照片珍藏至今，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1956年，国务院做了实事求是的决定，确认土家自成一个民族。

从地理环境来看，由于山重水复，而且与通都大邑相距甚远，土家族及其文化有毋庸讳言的闭塞性；从历史传统来看，由于总是与祖国同荣辱共休戚，土家族及其文化却有不可低估的开放性。这种闭塞性与这种开放性交织交缠，使土家文化呈现出奇妙的景观。分属于不同流域的土家人，其方言和土风都很有个性；同属

于一个流域的土家人和汉人，其方言和土风都不乏共性。尽管如此，土家族还是土家族。试以语言为例，尽管酉水流域的土家人与武水流域的土家人不能用土家话交谈，只能用汉语交谈，可是酉水流域的土家话和武水流域的土家话是土家语的两种方言。再以信仰为例，尽管清江流域的土家人崇拜白虎，酉水流域和武水流域的土家人驱赶白虎，而在汉人的“四灵”中也有白虎，但崇拜白虎和驱赶白虎都是白虎信仰，清江流域的土家人以白虎为祖神或家神，酉水流域和武水流域的土家人也有祖先吃虎奶长大的传说。诸如此类的实例，假如要求巨细无遗，那就还能举出好些来。

概而言之，在一个民族中，有地域的多元性，促成文化的多样化；在诸多民族间，有国家的一统性，促成文化的一致化。无论从“民族中”的文化多样性和“民族间”的文化一致性来看，土家族及其文化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因此，研究土家族及其文化既有特殊意义，也有普通意义。

长江以南的诸多民族大抵错居杂处，相安相亲。土家族与苗族、汉族长期错居杂处，我、你、他交互影响、交互渗透，出现了许多双族之家、双语之家，甚至还有一些相当罕见的三族之家、三语之家，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

从1991年到1995年，在三个不同的学术会议上，我都讲过中国有一条很长、很宽的文化沉积带，说详小文《读书·考古·采风》（编入《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大意如下：

中国的地形，从西到东，从高到低，大致可分为三级阶梯。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带，位于第二阶梯中段的东缘和第三阶梯中段的西缘。这里是连山叠岭和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

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却尚有遗踪可寻。这么长又这么宽的一条文化沉积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当然，时移则势异，保存在这条文化沉积带里的古代文化事象或多或少已经变了形，甚至变了性，但总能使人察见文化事象流变的线索，此今彼古，“情与貌，略相似”。

土家族正好分布在这条文化沉积带的中部，所保存的古代文化信息特别丰富，因而颇受文化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的青睐。武陵山区的傩祭和傩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傩祭和傩戏都更加多姿多彩。武陵山区端公（师公）的法事，可与大巴山区端公的法事媲美。清江流域的跳丧和酉水流域的摆手，都能使人联想到三千多年以前的牧野之战。有些地方的土家人在跳丧时，不论识字与否，都还会唱屈原所作《九歌》的《国殇》，也是其他任何地方都听不到的上古流韵。土家族的“吊脚楼”式样繁多，营造精致，特富“干栏”遗意。古老的史籍《春秋左氏传》讲到老虎给弃婴喂奶，现在有些地方的土家人还能讲老虎给弃婴喂奶的故事，也令人称奇。诸如此类，当然也只是略举数例而已。

以前，对北方民族研究得多些，对南方民族研究得少些；对边疆民族研究得多些，对内地民族研究得少些。这是正常的倾向，不是什么偏向。近十余年间，有志有识之士重视对南方民族、内地民族的研究，是势所必至而理所当然的。土家族又是南方民族，又是内地民族，人口又多，地域又广，而且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对文化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的魅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湖北民族学院有见于此，适时地设立了土家学研究中心。约两年半以前，我到湖北民族学院去参加“还坛神”研讨会，发现这个研究中心有一支小而精的学术梯队，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并重，不仅自己研究，而且能吸引院外、州外、省外的学者也来研

6 · 总序

究。从他们自称只是“初步”的研究成果中，我看到了丰赡的素材和纷披的精义，深为感奋。后来，听说湖北民族学院正在筹划编纂《土家族研究丛书》，觉得这是水到渠成了。现在，《土家族研究丛书》的出版已指日可待。这套丛书的问世将是土家学构成云蒸霞蔚的体系的标志，乃欣然为之序。

一九九九年四月六日

目次

总序	张正明
----------	-----

上编

土家族的“白虎文化”	1
土家族民间文化的瑰宝:毛古斯	15
土家族的丧葬习俗及其文化内涵	26
土家族傩文化浅论	34
土家族歌谣的巫文化内涵	45
鄂西土家族傩文化一瞥——“还坛神”	52
“还坛神”学术研讨会综述	59

中编

“向王天子”、“白帝天王”考 ——土家族族源探讨中的一个问题	64
土家族族源再探	74
土家族社会形态历史分期管见	83
羁縻时期土家族政治概况	89
土家族原始意识形态的核心:生命原点意识	100
“撒尔嗬”:土家人原始生命意识的独特传递	112

下 编

土家族民间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123
土家族的创世史诗	142
土司时期的土家族文学	154
土家族的人物传说	165
人神共存 虚实相衬	
——土家族歌谣的显著文化特征	171
土家族情歌的两个阶段及女性心态	183
土家族哭嫁歌的悲剧性内涵	192
土家族的机智人物故事	204
容美土司田氏作家群	214
土家族的著名歌星	
——田茂忠及其山歌艺术	222
土家族历史上著名的女强人——秦良玉	229
以诗描绘土家婚俗	
——记田泰斗的《五峰竹枝词》	234
土家族的气象谚语	237
唱给自己的民族和土地的心灵之歌	
——评刘小平诗集《鄂西倒影》	240
后 记	247
总编后记	248

土家族的“白虎文化”

聚居于我国湘鄂川黔接壤地区的土家族,其悠久的民族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期。这种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以“白虎”事象为民族文化网络建构的一个基本历史内核,并形成一种笼罩于土家族历史演变各个阶段的独特的“白虎文化”。几千年来,在土家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白虎文化”也随之而发展演变,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景观上,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种烙印,直到今天还是那样昭然醒目,以至成为认定民族成分的一个基本依据,成为土家族文化的独特个性。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探讨土家族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及发展,有着重要的认识意义和价值。

一、“白虎文化”产生的生态环境

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如同其他一切活的生命现象一样,都有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大致上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基本方面。自然环境因素较为单纯,社会环境因素则很复杂。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民族原始的“万物有灵”观念和图腾意识常常是支配民族心理和衍生各种民族文化事象的基点,土家族“白虎文化”的产生也不外于此。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人类产生的神话,这些远古神话既反映了远古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也为后世人类的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埋下了基石。要探讨土家族“白虎文化”的产生,首先需从土家族有关“白虎”的神话中去探根溯源。在土家族神话传说中,与“白虎”相关为数不少,但与这个问题联系最紧密的是有关“白虎

神”廩君的一则：“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廩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廩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许。盐神暮则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廩君伺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这则神话传说见西汉刘向所撰《世本》，《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亦有记载。它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巴人的一个杰出祖先廩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成为白虎，成为白虎神，所以后人祭祀尊崇他。但显然可见，这种崇拜体现着明显的祖先崇拜的色彩，显示着“人神合一”的性质。从人类社会原始宗教发生发展的轨迹来看，祖先崇拜的产生是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之后，是在图腾崇拜开始消亡时才出现的。另一方面，从世界各民族神话的发生来看，在人类神话的低级阶段，人们恰恰不是按照自己的模样去塑造神祇的，而是模仿动物、植物甚至无生命物去塑造心目中的种种神灵形象。神话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了动物神祇——人兽同体——人神合一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动物的崇拜即原始的图腾崇拜，带着浓郁的神秘性和万物有灵信仰的特征。显然这则神话传说还算不上最初阶段的产物。所以上述神话传说虽说为我们提供了土家族文化产生的一个重要线索，但毕竟不是源头。它其实没有揭示出“白虎文化”产生的根本前提——巴人的白虎图腾崇拜产生的生态背景，没有反映出廩君死后为什么不化为其他动物而会成为白虎的内在基因，而只是说明了巴人很早就存在着白虎崇拜的原始宗教观念。因此，我们的

探讨势必还得向史前伸展,考察一下巴氏子务相的渊源以及虎图腾崇拜的由来。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大皞即太昊,也即伏羲氏。《路史·后记·太昊伏羲氏》中说:“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照(降)处于巴,是生巴人。”“顾相”即“务相”,也即后来之廪君。可见巴人应是来源于伏羲部落中的一支。《方輿记要》卷五十九引《帝五世纪》说:“伏羲生于成纪。”“成纪”即今甘肃南部天水地区,地处陕西之西。《荀子·疆国篇》说,秦“西有巴戎”。《礼记·王制》记载:“西方曰戎。”在我国古代民族史上,人们常把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大致分为“东夷”、“西戎”、“南蛮”三大集团。有人认为伏羲属东夷集团,其图腾为“玄鸟”,这是值得商榷的。我国西部是多山多虎地区,远古时是氏羌部落居住之地,生于西部成纪的伏羲应属于原始氏羌部落群较为合理。氏羌部落群中是有虎图腾崇拜的。《南齐书·氏羌》中说,甘南羌人“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国中以为货”。古代羌人死后一定要火焚,因为他们自己是虎的血统,死后只有火焚才能还原为虎。那么伏羲与虎有联系吗?回答是肯定的。《郑氏诗谱·陈》中有“大皞虞戲”的记载,《淮南子》、《管子》等典籍中也是把“伏羲”写作“虞”。值得注意的是,“虞戲”之称的读音与土家族的自称“毕兹”基本一致,而其含义又与土家族崇虎有关。“虞戲”二字均从意旁“虍”,可见伏羲与虎大有关联,氏羌部落的虎崇拜也许由此生发。这还可找到丰富的旁证。由伏羲的氏羌部落群发展演变而的民族,今天就是在语言系统上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民族,如彝、白、傈僳等民族。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民族多有崇虎的事象。彝族自称“罗罗”,即虎族,崇黑尚虎;而白族、傈僳族中都有“虎氏族”,世代传承着对虎的图腾崇拜意识。土家族的语言又是最接近彝语支的,并且也

崇虎,在土家族的神话传说中还有伏羲造土家人的内容,由此说明土家族的族源应是来自于远古氏羌部落,其虎图腾崇拜也是由此而来。“白虎文化”便是孕育在这一特定的人文环境之中。

从自然环境看,我国西部地区多崇山峻岭,在古代就多虎。《山海经·西山经》载:“圭山多白虎。”圭山,即今甘肃天水县西北,正是伏羲画卦之处,更说明了伏羲与白虎有不同寻常的联系,历史上土家族聚居及活动频繁之地,也是多虎区域。《华阳国志》记载,战国时秦、蜀、巴、汉四郡有白虎伤人甚多,统治者还专募人捕杀。宋代孔平仲《谈苑》卷二说:“施、黔州……,县中板簿有退丁者,非蛇杀则虎杀之也。”传说为廪君发源地的长阳地方志《长阳县志》卷七记载:“邑旧多虎患,虎多之年,岁必凶,名曰‘虎荒’。”清代顾彩的《容美记游》中还记载着虎的频繁出没。在湘西,猎虎可算是人们生活的一件大事,还有人专门以猎虎为生,称为“虎匠”。由于虎在土家族人民的生活环境中长期而又普遍存在,所以虎的形象及品性也极自然地融入了人们的观念意识之中。现今土家族聚居区域内与虎有关的地名很多,历史上的巴人也多与虎的称谓连在一起。恩格斯说:“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它的宗教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多虎的生活环境不仅直接导致了虎图腾崇拜的产生,也为“白虎文化”的产生、发展及流变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在条件。

这里还须一提的是土家族崇虎为什么独崇“白虎”?从对象本身来看,一是白虎较少,在人们眼中更为神异;二是在古代典籍记载中,白虎虽是兽中之王,却不象其他虎那样凶残,一般不伤人畜,因此被人们视为王道和仁义的象征。如《毛诗正义》中说:“驺虞,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驺虞义兽,不食生物,有仁心。”“白虎,西方毛虫,故曰义兽。”土家族“白虎文化”的建构

与传播,显然离不开这种观念的影响。土家族人民尊崇白虎,不仅是由于它的勇猛神武,而且由于它是仁义的象征。

二、“白虎文化”的表现

白虎一经成为土家族原始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双重物象,就在土家族先民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了显要的神圣位置,成为土家族民族心理意识的一个历史性内核,强健地渗透到土家族人民生活生活的众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土家族文化的发展演变,对土家族民族特性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这样说,以白虎崇拜为焦点的民族意识向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各个方面的辐射渗透,构成了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白虎文化”网络,土家族相当长的历史进程都笼罩于这个网络之下,其基本的内核则不断层累积淀,发展递变,民族的文学艺术、风情习俗、精神志趣等都因此而具有鲜明的个性,并以独特的色彩竞秀于中华之林。

1.丰富多彩的文学画廊 前文说过,“虎”对于土家族不仅是具有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双重性质的尊崇对象,而且还是仁义勇武的象征,是人们心目中救苦解难的保护神。在土家族的神话传说中,虎与人们社会生活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仁义救难的神灵,二是土家人的祖先或与土家人祖先密切相关。

在《义虎》中,叙说一个土家族漆匠上山时不慎跌下悬崖,一只义虎救了他的性命。《樵哥》中,虎不但使贫苦的樵哥娶上了称心如意的媳妇,而且还帮助樵哥领兵打仗,收复了中原。在《向老官人》中,土家族的杰出祖先向老官人降服过白虎,白虎便变为向的坐骑。向被皇帝害死后,白虎终日守在向去世的渡口不肯离去,一直到死。在这些神话传说中,白虎的形象都是仁义的化身,是解人危难、极富有人情味的神灵。更值得注意的是,虎神帮助的多是下层劳动人民,这从侧面反映了虎神与下层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表现了人们希冀得到它的保护和解救的精神寄托。

在《八部大王》中,天上的白虎神是个慈善的长者,叫“白虎娘娘”,土家族的祖先八部大王就是她放到人间的英雄,是喝虎奶长大的。这则神话明显带着母系氏族社会的遗痕,反映了白虎与土家族的历史渊源关系,映视着图腾崇拜的投影。在《虎儿娃》中则更进一步具体地表现了虎与土家族的血缘联系。神话中说虎与人结合后,生了一个半人形半虎形的孩子,既有人的聪明,又有虎的勇猛,人称“虎儿娃”。他奋勇斩杀了凶恶的魔王,救了皇帝的三公主,三公主自愿嫁与他。他俩成亲之后,繁衍的后代就是土家人。在这里,虎与土家人的联系更贴近了一步,直接成了土家人的祖先。在虎儿娃身上体现了土家人所崇尚的那种机智勇猛的民族气质,而且其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能与皇家结亲,民族自豪感昭然可见。这些都反映了虎在土家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及人们对虎神的美好精神寄托,显然具有虎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特征。

还须提及的是,由于白虎崇拜意识的深刻浸染,以及多种复杂社会因素的作用,一些本来与虎无关的事象也附会上了“虎色彩”,成为“白虎文化”中特异的组成部分。如湘西流传的《鸭溪三王》的传说:杨氏三兄弟虽勇猛过人,但却是镇压苗民起义的刽子手,因皇帝怕其造反而将其毒死。死后变为三只白虎闹事,要求封赠。后来屡次显灵成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起义的偶像和工具,受到统治阶级格外的器重,多封赠直至“白帝天王”之尊,立庙祭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统治者也认识到了白虎崇拜在人们意识形态中的支配作用,从而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制造偶像来愚弄人民,消解人民反抗精神,借以维护他们的统治。对于这一点,是应与人民由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发产生的那种民族情感区别看待的。

2. 虔诚奇异的风俗礼仪 在土家族的宗教信仰方面,“白虎文化”的影响更是直接和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对“白虎神”廪君的敬仰上。土家人最尊崇祖先,祖先崇拜在千百年来土家族形成发展的